

憶一代才子林國光

鄭炳全

台北拇指山下蒼蔚的田園中，建幾座鋁板裝訂的臨時教室，就是剛設立的台北醫學院，五十位註冊完的藥學系男女新生在課堂上自我介紹，一半是從中南部各縣市來的，另一半是台北在地的，輪到其中一位男生他站起來，瀟灑自如地從教室當中的走道走一回又坐下，大家奇怪他怎麼沒講半句話，他才又站起來說：

「莎士比亞說過，我們每一個動作都是在表演，我叫林國光。」
他就是這樣獨立特行，許多同學喜歡聽他聊天亂蓋，年紀輕輕似乎看過很多書，當時他常帶《文星雜誌》到課堂上，我們還都不知道李敖是誰。隔一兩個月後教我們近代史的周彧文老師慎重其事地介紹我們去看《文星雜誌》，有一篇〈傳統下的獨白〉是必需讀的，寫得實在太好了，這時我們更欽佩林國光的眼光確是不同尋常。

班上秋季郊遊到陽明山，我停在山崗對著美景速描，隔一會兒國光也停下來陪我，倆人就邊聊邊走，到聚會的地方大伙兒已圍成大圈，正苦於節目不知從何開始，就哄罰遲到的人先唱歌，國光隨即高歌一曲流行抒情歌，我接著唱一首美國民歌紅河谷，贏得不少掌聲，也開啓了《杏聲合唱團》的成立，國光喜愛詩詞歌賦卻一直沒加入合唱團，他私下跟我說，許多男生是為了追女生才加入合唱團的，另外他也不大喜歡團體活動，一向獨來獨往。

聖誕節快到時男生們有空就圍著國光請教他舞步，他的交際舞不知從那兒學來的，舞步靈活有韻。他父親在台北醫專是跟杜聰明同班，長期在台北蘆洲開業診所(他寫的一篇〈往診〉就是描寫鄉村醫生的工作。)，孩子們走二個鐘頭到台北讀中學很辛苦，國光常寄宿在台北市各地，因此豐富了他的社會及人生經驗(他的短篇小說〈一起唱歌的女朋友〉即懷念隔牆未曾謀面的一位堪憐的小女生。)國光也喜愛籃球，可能是這樣才愛上班上女子籃球隊長邱西蓆。

大學畢業後西蓆馬上被安排到她叔叔執教的馬利蘭大學留學，國光服兵役到台東原住民區當野戰部隊的少尉醫官。一年後返北醫生理學科，在吳京一教授實驗室擔任義務助教，我是晚上在生藥學科當助教，白天在中國文化學院藥用植物研究所讀碩士班，有薪水又有獎學金手頭較寬裕，國光常帶我去書局或舊書攤，他介紹的好書我都買，又拉我去台大德國語文中心苦讀，國光他的日語相當不錯，理應去日本學醫才符合父母的期望，卻因心愛的人遠在美國，只好選一門他較感興趣的生理學下功夫，至少要拿個博士學位，才能贏得美人歸。

國光忙著考托福，申請到馬利蘭大學的生理學研究所，他出國前有空就找我一起逛街，聽說馬利蘭州冬天很冷，他問我可否送他我身上那件日本名牌的風衣，我說抱歉是家父捨不得穿借我穿的，不能送給別人，到現在我還因為沒給他而耿耿於懷。他在美國和西蓆終成眷屬後，偶爾會寫信給我，我就買些他需要或喜歡讀的書，我略看過後才裝箱寄給他，讓我在嚐試青春戀情的喜與苦之餘，也培養對真善美的追求。

我修畢碩士後幸運地留在北醫當講師，國光來信鼓勵我去考托福，申請獎學金看看，二年多後當我告訴他密西西比大學生藥學科給我獎學金，他要我提早起程先到

巴爾地摩那邊遊覽，他倆帶我去華府、費城、紐約參觀著名博物館和植物園，一星期後我堂哥瑞明兄嫂也北上來接我，再玩一大圈後才南下經亞特蘭大，送我到密大的研究生宿舍，我的留學生涯一開始就很豪華地享受友情和親情，見識了許多世界之最。

我離開密西西比前 1979 年的春天，國光帶媽媽(來美國幫西薔做月子)搭火車到亞特蘭大，我則開車帶五歲的兒子先到堂哥家，然後我們一車老少四人同遊石頭山，地下城，植物園及近佛州的 Okefenokee。約 1992 年國光帶女兒 Sharon 搭火車到奧克蘭，我則驅車去接他，三天暢遊舊金山，優勝美地及紅木國家公園，並與居住北加州的同學們聚餐。西薔在伊利諾大學完成營養學博士後，在哈佛醫學院找到研究工作，她先搬去波士頓，1995 年我們舉家遊新英格蘭有去看她，她倆也先後到洛杉磯來過。

最後一次是今年五月初，國光腦瘤開刀後化療暫停，安排一星期來洛杉磯看他大姐，我則每天去陪他見幾位筆會的朋友和同學，也到 Getty Museum 及海邊參觀遊覽。他倆回波士頓後常去湖畔、植物園、海港等地散步，西薔都照相伊妹兒傳過來，請我去波士頓我都沒能成行，實在遺憾。

國光的文筆流暢，處處流露對窮困人及女性的同情與尊重，1987 年我當太平洋時報首任社長，請他替醫藥版寫稿，他寫了三篇，其中〈測謊器〉及〈鱷魚的眼淚〉有刊出，另一篇不記得了。2004 年起的《台美文藝》他以筆名「秋林」寫了〈初戀〉，〈女婢湖〉，〈一起唱歌的女朋友〉，及〈生米煮成熟飯〉等短篇小說；散文則有〈往診〉及〈老婆婆〉等二篇。2009 年八月出版的《春醒文學雜誌》封面是採用西薔照的兩張花木相片，刊登有秋林的散文〈茅山道士〉及〈西安與古龍的武俠〉，短篇小說〈雙胞胎〉等。

我說國光是一代才子實不為過，他大概是我知道的留美學生中，英文書看最多涉及最廣泛的一位書虫，例如每年諾貝爾獎各類得主的代表著作他務必撥空去讀，與人談起西洋文學無論中世紀或近代現代他都有滿腹的題材。物理、天文、哲學、藝術他也不放過，醫學生物是他的本行，他女兒 Sharon 跟他一樣讀 MD-PhD，兩人抬起槓來不分高低，爲了要一直保持醫學知識的先鋒，他放空醫師的工作(他當了二十幾年的大學校醫，也曾去監獄當醫生，他不喜歡賺太多錢。)，他常想去台灣或中國教書，幫助青年學生。

他有點自嘲地說，可能是讀太多書在腦海裡消化不了，才患惡性腦瘤。不過長久的疏於運動鍛鍊，常熬夜以及三餐缺乏蔬菜水果更是身體病變的主因。

(2009 年 10 月於加州天普市)

註一：本文承西薔修正及填補(括弧部分)，西薔提起畢業紀念冊，原來對西薔貼切的評語是國光寫的，而國光對自己的評語是：「既非聖賢，亦非禽獸，是一個無足輕重可去可留的人物。永不希冀爲自己的生命創造回憶，但亦不悲觀到去尋短見，十足的宿命論崇拜者，渾渾噩噩地過活，糊裡糊塗地吃飯，是一個連自己都背叛自己的孤獨的弱者。」

註二：林國光、邱西薔、鄭炳全北醫藥學系日間部第二屆。

感謝大家的關心及問候。

國光自去年五月初惡性腦瘤開刀，當医生的他，還有在醫學院的女兒 - 筱容，及我都知道，治療的過程是會很辛苦的。但他勇敢地接收挑戰，我們繼續盡可能的維持日常生活，有機會他就上圖書館，看書報，陪伴我到附近的公園，隨我到處去拍照。一年多來我們時間精力可能下，去 New Haven, Connecticut 看女兒外，也去了 New York City 及 Quebec, Canada 玩。

今年五月我退休後，特地去洛山磯看親戚及朋友們。八月中旬去 Camden, NJ 看筱容參加的隊划船比賽是我們最後一次出遠門。八月下旬承蒙智真師姊（炳全太太的二嫂）遠道從洛山磯來照顧。我們九月初決定不再化療，在家休養依佛法。國光於九月二十六日往生，去的很平靜莊嚴。我們有緣四十多年生活一起，思念是難免的。但他留有不少手稿，還待我整理。希望不付他的心意。我也希望大家能寄給我你們的一些回憶。

西薺敬筆 2009/10/27

老 張

他是我小時候印象中世界上最善良的人了。我不只記不起他的名,更想不起他的姓,只記得好像大家都叫他老張。

我家在臺北,南部的親友到北部來上大學,我們家似乎便成了他們周末唯一的去處。可能是家窮,更可能節儉,這些大學生的三餐在宿舍裡吃大鍋飯,相當簡陋。我曾吃過幾次,實難下嚥。中餐是一碗菜湯,沒幾片菜,還有一盤煮爛的空心菜,梗要比葉子多多。醫學院的伙食似乎比較好一點,但大概也好不到那裡去。飯倒是沒有限制。奇怪的是幾乎人人都有由家裡帶來五顏六色的瓶瓶罐罐,在裡面裝著白色凝結起來的豬油。在熱騰騰的飯上加一湯匙豬油,還有桌上免費的醬油,個個都吃得津津有味。對我,他們都要湊點錢,額外為我加塊煎肉或一個滷蛋。一到星期六午後,他們都群集到我家來打牙祭。在這些大學生中,各科各系都有。大部份都是第一次就考上甲組的醫學院、理工學院的一流學生,加上乙組裡學法律、政治的學生,一個個都自信滿滿,意氣風發,高談闊論。老張是丙組農學院獸醫系的學生,是農家出身的純樸青年,一般都安靜地坐著聽大家談論,不置一喙。至於只是初中一年級的我,也是插不上嘴,只在一旁聽講。有時人家作弄他,要他發表意見,特別對某個漂亮女孩的意見,他總是傻傻地笑著應付。他大概知道怎麼講,也講不過這些會賣嘴巴的。同鄉郊遊會上,偶偶女孩跟他說話,他更是手足無措,臉都紅上耳根。但據說讀書相當用功,功課很好,年年都拿到學校最高的書卷獎。大家言談之下,不勝羨慕。大伙兒鬧著要他請客,他也會,只是不花大錢,在這裡大家也不逼他太甚,小吃他一下,適可而止。大家都知道他家境清寒,只有寡母一人在替人家幫傭。他很孝順,平日儘量省吃節用,餘錢都拿回家去。

後來有好一陣子沒有看到老張了,心裡有點納悶,更有失落感。因為房子裡沒有了那純真、傻呼呼的笑容,也不再有陪我光聽不講的同伴了。大伙兒言談中,點點滴滴聽到他得了癌症,已經末期了,漫入骨髓沒有救了。大家在課餘時輪流去醫院照護他。過後,斷斷續續地聽到老張的病況,主要就是痛。坐著痛,躺下也痛,吃也痛,不吃的時候也痛,呼氣痛,吸氣也痛,動也痛,不動也痛,醒也痛,睡也痛,沒有一個位置不痛,沒有一個時候不痛。每天、每時都像野獸般地在嚎叫,每晚都叫到聲嘶力竭地

入眠。是入眠？還是力竭？每次醒來的第一句都是失望的問答，“我還沒死嗎？”大家都有答案，也都沒有答案。會的，不久就會來的。但是會嗎？多久？對這種無邊的痛，無邊的苦，時間似乎永恆的停頓了。

痛極，極痛，自己畢住氣求死，我想他一定試過。但這樣是死不了的。人常會到了完全無助的時候，才會想到死。但要尋死，並不那麼容易。我想，我很努力地想。我祈求過許多神明，家附近的如來佛、觀世音、基督、聖母瑪利亞，還有大道公、桃花女，我都求過，拜託，幫幫他吧，都沒有反應，都沒有結果。

周末大伙兒的聚餐，吃的也不再那麼好吃。談起來聲音愈來愈低，話愈來愈少，談的話題也不再那麼有趣。而我實在氣不過這些一向自負自大，講話特別大聲的一伙人，事到臨頭，什麼事都幹不了，只會平常畫符、吹牛皮。

老張身體已瘦得剩下皮包骨，滿臉鬍鬚，已有一個多星期沒有刮鬍子了，兩頰深陷，兩眼無光，他已沒有力叫了。幾週後，我聽到老張終於走了。不知道那裡拿來的刀片，割了好幾處血管。棉被蓋著，醫生、護士都沒人發現，慢慢流血死去。不曉得誰加了一句，幸好刀片還蠻利的，沒有生鏽。

老張走前，不知道有沒有想過？難道他對孤寡的老母沒有牽掛？難道明天的落日、艷陽、松風、明月、故鄉泥濘的小路、夏夜的蟲鳴，還有那可怖的地震、那狂風暴雨的颱風夜，都已不再留戀？我猜他一定想過的，特別是那位讓他臉特別紅、心跳得特別快的女孩。

我還記得的是那一年的冬天來的早了一點，不只是我的感覺，大伙兒也是這麼說。

作者：林敏夫。此書：築第ニ屆（2001年）

何處是歸程

這州的裁三醫院座落在郊外的小山上。我工作過的幾家裁三醫院都建在古木參天、環境優美的地方，這一家人也不例外。不管病人背最一樣，事物一樣，一走進醫院，聞起來，味道不一樣。

當時越戰剛結束不久，他們是一群初後餘生，又不見容于社會的邊緣的一代；住院的病人，首門診的病人，都是彼此熟悉的舊友。這裡對他們來說，就成了與俗世隔絕的海外孤島，世外桃源。東晉過後，一些穿著醫院衣服的人，吃過了晚飯，還有首門診留下來的人，更有特地從城裡搭車來的，陸陸續續地進入了舊宮室；偌大的空位到白天的位置，舒適地坐下來。

當我不太忙的時候，做完了事，也會跟他們在一起聊天，看電視。那時候，職業棒球季已進入高潮。巴爾的摩(Baltimore)的黃鶯隊(Orioles) 與匹茲堡(Pittsburgh)的海盜隊(Pirates) 正在進行全美冠軍的爭奪大賽。六十年代，巴城的黃鶯隊曾臨全美棒球界，幾乎日日打比賽。記得跟紐約洋基隊(Yankees) 打，就像殺雞不用刀，一般的容易。曾幾何時，這已證明：黃鶯，一去不返了。對我這名黃鶯隊的球迷，不無傷感。他們支持海盜隊，來自巴城的我，自然為黃鶯隊加油。在巴城住了許多年，到現場、還有電視上，幾乎沒有錯過一場。以上讀了不少這方面有關的

報章雜誌，我雖然算不上權威，但是是眾人在球賽談話中不能忽視的百寶一環。據說，幾次大勝日，美軍隊才辦到時是不是替人派來臥底的率場，只再談一談美 的棒球，取三下對峙就會崩潰了。腦袋裏裝了不下這方面雜七雜八的知識後，我沒有同感。

他們心目中的英雄羅德卡爾（Rod Carew）不只做人正直善良，而且球打得極好，打擊率年年高居頭榜。有一次我告訴他們，眼科醫生給他配了一付隱形眼鏡後，他可以看到對峙投手投來棒球上的線紋，這時遠近一百哩的球上紋路都看得見，球那裏還有打不中的。他們同聲叫發出驚嘆，“哇！真利害！”我又問他們，不知道，有一名捕手強尼班卓（Johnny Bench）為什麼打擊、還有防守能力突然直線下降？他們張口結舌，瞠目以待。難道我又有什麼內幕消息不成。我告訴他們由於每日例行的体检，發現時隱透視片上有一個病痕（lesion），誤診為惡性，手術後，身体狀況不如前，影響打球，而堤上退休。我又教他們，如何由時隱透視片上的特徵去分別良性和惡性。我可以感覺到他們印象深刻，這天有球迷才自覺得百寶，這天也請他們吃一頓還再高興。他們一定心想有朝一日，倒可以對不知道的球迷著一下，就像我現在一樣，覺得很袖。

他們是不容易打進去的一群人，大部分是當地純樸的鄉下人。他們有自己的語言、文化、階級背景，是擁有野心的政客們，

月嘢、嘢鄉、維護一界和平日日的美名下，當作犧牲品的一群人。社會地棄了他們，國家遺忘了他們，他們逆來順受，很少聽到怨言。我在臺灣當過兵，又在野戰部隊當過兵，美武槍炮操作，亦是耳熟能詳。加上日軍時代是愛好者，曾和黃衛生、羅三輪耳邊談話的人，一起住進軍子到處看弄軍的違章建築，睡過常有老鼠在賽跑的榻榻米上。我與這地出身痛苦的退伍軍人，倒沒有特別什麼隔閡。

有一次他們問我，一起工作的某某醫生長得怎樣樣？做人如何？我忽然想起說：“他不就是昨晚值班的嗎一位？你們該知道他長相如何？談吐如何？怎樣問起我來了？”他們哄然大笑。“你們這些醫生自認高人一等，像他，怎樣肯跟我們這類人混在一起。只有你這個神經病，才會出來和我們坐在一起看電視聊天。”雖然稱罵了是神經病的人，但面對他們這樣口沒遮攔，毫無心機，反而鬆達出堵紮我，我全身有說不出的妥貼。

這一夥人當中有一個特別引起我的注意。他是專子從城裡坐公車來的，很安靜，很害羞，不太說話。這裡，大家都不太與人隱私，別人不說就算。人人都有一部悲慘的歷史，一顆破碎的心。他做什麼？有沒有朋友？親人？三餐在那裏吃？吃什麼？沒人知道。我只知道他是外州人，一個人住在城裡。腦子在戰場上受驚，部分記憶已喪失，記不起親人在何處？家鄉在何方？

他倒告訴我，他有非常優美的歌喉，很會唱歌。他會唱一些老歌。像〈噢！蘇珊娜〉(Oh, Sussanna)、〈老黑喬〉(Old Black Joe)、〈肯達基老家鄉〉(My Old Kentucky Home)、〈淺視髮的嫵妮〉(I Dream of Jeannie)，都是我熟悉又喜愛的歌。我催促著他唱，大夥兒跟著幫腔，可能是他的嗜好，又可能大家是他唯一的親人，他想用歌聲來表達心口的感受吧！他走上前到大伙兒中間，認真唱一首〈歸故鄉〉(Going Home)。這曲子是日德內北克(Dvorak)新世界交響曲(New World Symphony)第二樂章的主題樂段編成的民歌，據說採用了日西部印地安人的民歌而來。只見他

在墳場前，緩步向前走又慢步往後移，頭微仰，柔美哀傷的歌聲從他心裏湧出來，似乎對天訴訴自己悲慘的身世，又似乎對我敞開了他的心扉，讓我看到他心底深處的創痛。隨歌聲，淚水沾

他的兩頰慢慢流了下來。他似乎媽媽般對我細訴，哀婉地對我訴苦，歸故鄉，我歸故鄉！可是家在何處？何處是歸程？老母、哥哥、還有白白無助的三子，是否仍在倚門等待，望眼欲穿？臨別的珍重再見，似乎那麼遙遠，但不捨的擁抱又那麼溫暖真實。房子裏大家都熱淚盈眶，沒有人移動，又沒有人說話，大家都淚淚汪汪，心思，心裏都有同樣的感觸。黃金的白晝已逝去，何處又是歸程？流浪的人懷抱的是一個破碎的身心，給親愛的人帶來的只有無限的傷感。就算到了歸程，是否該回家去？

夜深了，醫院的打掃工人已開始來趕人收拾了。香煙昇了，
燈也暗了，大家在這晚間，陸陸續續地走了。住在城裡的，坐上最
後一班公車。我望著那明亮的燈，慢慢下山離去。

秋夜 詩子 馮斯頓 02/27/01 定稿

(秋夜：秋風吹著葉之一。北窗：築節二屆)





